

# 秋天的风景

王娟

秋分一过，早晚的天气骤然变凉，即便穿长裙，秋风拂过，依然觉得膝盖有微微的酸痛与凉意，白天的阳光也不再像先前那样炽热，傍晚的夕阳落山得越来越早，日光不知不觉一寸寸地变短，秋天真的来了。

黄昏的时候，从湖畔走过，微风过处，仍有清幽的荷香，只是荷花已经纷纷谢了，只有成片的荷叶在风中起伏，如碧波荡漾。夏日芬芳的花朵也大多谢去了，唯有紫薇还在枝头绽放着一簇簇星星点点的小花。彼岸花开了，火红的颜色有点触目惊心，但没过几日，便也渐渐枯萎。夜晚散步，抬头看天上的月亮，有一丝清寒与落寞的况味。秋水也如月光般有着清冽的寒意，风乍起处，吹皱一湖秋水，泛起层层涟漪。而秋雨更是淅淅沥沥，一场场加深着秋意。

文友青青姐说秋分就是秋天的分水岭，有人说中年也是个分水岭，稍不注意就会活得很尴尬。身处人生之秋的分水岭，春的浪漫和夏的激情早已褪去，弥漫在心间的更多的是秋的苍凉与寒意。就像某天清晨，匆匆忙忙赶去上班，路遇一位中年男士，风风火火地骑着电动自行车，颈上贴着一块伤风止痛膏，看上去格外醒目，像是一贴中年的标记，宣告着人到中年种种的疲惫、艰辛和不易。

常常想，中年的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究竟在追求着什么？是想抓住逝去的青春吗？可惜青春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我们握不住流年，它早如指尖沙般匆匆流逝。即便每天精心地保养装扮，脸上的胶原蛋白也照样越来越少，倒是细密的皱纹越来越多，头上的白发无论怎样地小心拔除，还是不断滋生。而穿着鲜艳亮丽的衣衫，也无非是想掩盖岁月的痕迹，企图抓住青春的尾巴。可青春是抓不住的，谁能永远停留在春天里？谁又能让一朵盛开的花永不凋零？

那么我们还能拥有什么？浪漫的爱情吗？中年的时光再谈爱情更像是在说一种传奇。年少时你依我依的情意早已被柴米油盐的生活磨砺成了温暖而平淡的亲情，寻常的烟火人生，两个人在一起谈论更多的是家庭、老人与孩子，肩上有太多沉重的责任，生活的严峻不容许我们再去追寻花前月下的浪漫。再去追逐一段新鲜的感情吗？道德的成本与家庭的束缚意味着这种幻想太不切实际。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轰轰烈烈去爱，不问因果，不计得失，中年的我们却有着太多的担忧与顾虑，也早丧失了大胆去爱的自由和权利。更何况多少昨天的誓言犹在耳畔，今天的情意却已散作云烟。

没有青春也没有爱情的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还有孩子，孩子曾经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世界我们生活的重心，在他们身上，我们寄予了全部的爱与希望。可是随着我们慢慢变老，孩子也在渐渐长大，他们有了自己的思想与个性，不再像儿时那样顺从与依恋着我们，青春期的他们更多的是想要长大做主的冲动与叛逆。在一次次苦口婆心劝说无果时，在一次次激烈交锋仓皇败阵时，我们都会觉得深深的失落与失望：曾经那个乖巧可爱的孩子到哪儿去了？曾经那样亲密无间的母子深情又去哪儿了？我们一心盼望着他们成长，可长大的他们却与我们渐渐远离，直到终有一天如放飞的风筝，离开我们的视线，飞向外面的天空。孩子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与他们日渐分离。

一无所有的我们站在中年的分水岭上，苦苦想着还能握住些什么。也许也只有这样的时刻，我们才终于明白，其实我们真正拥有的只能是自己。青春、爱情，包括孩子，都只是外物，终将离我们远去，只有内心的充实、愉悦与平静才能永远陪伴着我们，如影随形。正如文友南希姐说的：“人活着，不过是内心丰富的过程，在这中途，我们要让精神得到巨大的欢愉和快乐，而这只能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确如此，真正永恒的信念只能向内求诸心灵。

对于我而言，中年的愉悦不过是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多读几本心有共鸣的好书，多写一点从心而发的文字，多看几次日暮黄昏的美景，多经历几趟宁静美丽的旅行。美好的事物很多，一朵花的绽放，一缕风的清新，一首歌的动听，这些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确幸都是中年之秋的点缀与欣喜。

在一个心如秋水般澄澈的人眼里，秋天其实并不是那么悲凉吧。在秋天里深思与成熟，在秋天里凝望与冥想，在秋天里耕耘与收获，这样的秋天本身就是一道迷人的风景。



大饼油条上班族 操彬 作

# 稻子熟了

徐亚红

秋分，稻子熟了。

天空明净，山峦叠翠，沉甸甸的稻谷在秋阳里越发金黄刺眼。所有的稻子，都朝同一个方向微微倾斜着，这是秋风的方向，也是稻子成熟和厚实的姿态。

收割前的日子里，父亲母亲婶婶伯伯们总是在田间不约而同地相遇，那是农人最幸福的时刻。看着满田金灿灿的稻谷，人们的喜悦之情洋溢在脸上。

秋色，秋景，秋收，又是一个丰收季。

在炊烟袅袅的清晨，我不情愿地被父母叫起床跟随他们去割稻子。天气真好，少了盛夏的酷热。各色果子挂在枝头，随手一摘就掉进了嘴里，有甜甜的，也有酸得口水连连的。低头弯腰挥舞着镰刀，抬头左顾右盼，趁着他们埋头劳作的空闲，我就直起身子，舒服一下自己。总是被田埂上的婶娘们嘲笑，说什么小孩无腰，哪里来的酸疼，是不是又想少割一回，偷个懒啊？被婶娘们一讥笑，我便不敢了，继续弯腰低头往前慢赶。

割稻，母亲最厉害，总是头都不抬来来回回地割。父亲是家里最大的劳动力，但在割稻上总是比不过母亲，哥哥不及姐姐，我最差。也许是家里排行最小吧，我总是被他们迁就着。一块田下来，母亲总是两手支撑着腰慢慢地挪步走着。我呢？离开了稻田精气神一下子上来了，回家的路上又蹦又跳。总是被哥哥逮着一顿训：在田里割稻时，怎不见你这么精神？

回到家里也只稍作休息，父亲和哥哥便把后院里的禾桶架到肩上一前一后朝稻田走去。这时候，大姑爷、二姑爷、小伯伯都已经田埂上等着了。禾桶四个角，父亲、姑爷、伯伯每个角站一人，母亲、姐姐和我抱着稻子递给他们，他们一下举起稻桶用力砸向禾桶壁，几下砸下来，稻穗和稻禾就分离了，几回回下来，姑爷们的脚边堆满了脱了谷子的稻禾。母亲拿来麻袋，姐姐拎着袋口，母亲把禾桶里稻谷全部装入袋里，堆放到田间一角。接着，姑

爷们在前面拉着禾桶的两个扶手往前拖，父亲和小伯伯在后面使劲推。四个人同心合力下，禾桶向前挪移了一大截。大家继续挥舞着稻禾。黄昏里，打稻声此起彼伏。这声音是丰收的回响，是胜利的喜悦，飘荡在田野上空……这时的我，又躲到种满黄豆的埂上找水喝去了。于是，又被田间地头的叔伯伯逮个正着，一顿嘲讽。

金色的斜阳里，母亲带着哥哥一直在干活。而我呢？总是想躲得远远地，一开始还受到了长辈们对我劳动的表扬，这表扬像蜜糖一样，不断刺激着我。越到后来，我越发讨厌甚至逃避，像一颗苦涩的糖从嘴里一直苦到心底里，愈回味愈难受。母亲变着法子哄我再坚持一会儿，一下午，我不知坚持了多少个一会儿又一会儿。夕阳西下，我终于忍耐不了，两脚不自觉地往田埂上走去。母亲被我的小淘气而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叫我提前回家照顾好家里的猪呀、鸡呀、鸭呀这些“小畜生”。

全家人都喜欢秋天。这季节除了收获，更有盼头！每年家里一共收获两季稻谷，第一季是酷热的夏天，那热火朝天、走路烫脚的日子不敢回味。村子里经常有人从田里干农活中暑了被抬着回来。如果说，夏季收割的稻子储备粮仓，当做家人一年的口粮，那么秋季的稻子全部拉到镇上粮站，交完公粮后卖掉贴补家用。我最乐意家里卖秋稻了。父亲拉着板车往镇上去，我们兄妹三全跟在后面，在粮站里依次排队等候，检验员挨个检查稻子的质量，有时不仅仅用眼睛看看，用嘴吹吹，看看有没有灰尘，还用嘴巴咬一咬，体检一下稻子晒的干湿度。如果不达标检验员就叫你拉回去，下次再来。幸好每年我们家的公粮都顺利过关。父母都是朴实厚道之人，从不在这事上想些歪点子。不过遇上脾气不好的人，也会和检验员一顿大吵大闹。一顿吵闹后问题还是问题，不得不将稻子拉回家晒干、扬

尘后，重来一次。

卖掉稻子后，父亲就带着我们到镇上的小卖部，买些好吃的给我们，几乎每年都是。镇上的包子、油条、大饼还有面包，父亲一一满足了。现在想起来，每年的那个时节都是我童年里最快乐最值得回味无穷的时光！

晚上，父母在灯光里一笔一笔算着家里还有那些债务急于要还，下半年农田里还有哪些开支，以及我们的学费。父母计划后，余下一部分钱就被母亲锁在自己陪嫁时的那个红色木箱里，直到过新年时才打开。

母亲卖力挥舞的镰刀里有苦、有累，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母亲常跟我们说，日子会越过越好的，一时苦不为苦，一辈子苦那才是真的苦。后来的岁月里，我越发感觉我的母亲不同于其他母亲，在我们幼小的童年里，“心疼”二字父母从未挂在口上，让我们从小就在泥水里体尝生活的艰难与不易：不劳动、不努力，日子会更加清苦。

后来，村部给每个生产队发放一台大型收割机，从此我的父辈们终于脱离全人工用禾桶打稻的日子。再后来，随着村镇规划，老家农田被成片成片承包了，农耕岁月也渐行渐远……

父亲念旧。家里后院的角屋里如今还整齐摆放着那个年代种田用的一些农具。每过一段时间父亲还把它们一一请出来，小心翼翼地摆放在门前空场地上晒晒霉。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小叔儿子带了一位城里媳妇回家探亲，还特地来我们家参观这些农具呢！随着机械化劳作方式的取代，农耕文化渐行渐远，家里的这些旧物件真的成了稀罕品。我指着禾桶、扬叉、掀板、风车问女儿，孩子一脸茫然，但很感兴趣，每次都缠着外公外婆问个不停。

如今，传统的农耕文明愈来愈远，父辈那一代人的日子却越过越好了。可镰刀挥舞的岁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依然历久弥新，回味无穷。